

尼·库罗奇金

噩 耗

椎心的沉痛让人不能生活……
天天都会有噩耗传来……
一个人死了，另一个被枪杀了，
这一个已经在劫难逃，
那一个消失了。不到一星期，
我们又失去了一个，
他已经于地下长眠……
这是为什么？天道果真是深不可测！
我们真的到了这样的时刻？
我们的生活已痛苦得不能忍受，
因为苦难，因为流下这么多的眼泪，
活着的人们简直没有气力呼吸……
你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否全是真情！
并且想安慰自己：难道是梦中幻景……
这痛苦的消息让你失掉力量，
看见自己周围变得越来越荒凉！……
或许世界本来便是这样的，
或者必须这样，让青春与力量，
对自由的渴求，创造性的劳动，
得不到发展且过早地埋葬？
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听从无情的命运，
会在这力量悬殊的争斗中慢慢地衰朽……

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死亡会唤起
新的一代人，来进行新的战斗。

(1862 年)

布 列 宁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示众

这是个凄凉的早晨：首都上空
笼罩着茫茫白雾，仿佛盖着尸衣，
天空下着细雨，似乎在流泪，
到处飘扬着一股凛冽的寒意……

我来到广场上……那儿挤满了人……
那儿搭了个断头台，阴森恐怖：
有三级高，铺着木板，台上立着
有沉重枷锁的耻辱柱。

士兵们列队，将广场团团包围，
刽子手们在台上徬徨，
宪兵们骑着马，露出可憎的面孔，
用马屁股将人群挤开。

第三处的卑劣的参谋们也在那儿，
他们的军帽上垂着帽缨，
当铁链系在柱子上的时刻，
他们表露出幸灾乐祸的欣赏的表情……

天色阴暗，悲风怒号……

一小时接着一小时，越来越让人焦灼……

心中充满无法忍受的苦痛，
以及焦急等待的磨难……

响起了车轮辘辘……驶来辆马车……
仅见一个人由马车里走出来……
只听得鼓声冬冬地敲响，
刽子手们将他押上断头台……

我听不到群众悲戚的叹息，
每个人心中都掩藏着忧愁……
然而目光中却闪烁着怒火……他从我身旁走过，
我们在他面前低低地垂下了头……

他脸色苍白，但跟往常一样，
露出痛苦的嘲笑的神情……
他被刽子手们包围着，然而此时
不是他们嘲笑他，而是由他嘲笑他们……

在宣读判决之后，他们用铁链
将他的双手锁在耻辱柱上，
他光着脑袋站在雨中，
脸色苍白，脸上满是哀伤。

啊，这时候群众再也抑制不住
悲哀的叹息……妇女们
流下了眼泪，痛苦的眼泪，
我们心中充满无限的愤恨……

刽子手们！你们将他如基督一样，

以耻辱的铁链锁上受刑的柱子，
仅仅因为他号召人们去争取自由，
因为他坚决反对暴虐的统治！……

(1864 年)

米纳耶夫

致幽默家

幽默家！你们可以嘲笑一切，
但是希望你们的诗篇，
就像年轻姑娘的笑容，
既纯洁又腼腆。
你们的笑声要似羊羔一般温顺，
不会引得人们的不安，
在你们的诗歌中别出现
所有怒气冲冲的字眼！……

没有讥讽，刺儿，
大家看了都会喜欢；
你们的笑声中别掺杂冷嘲热讽，
别让人感到难堪；
以便使睡在摇篮里的孩子，
也能够展露出笑容……
希望你们所写的诗歌
不作另一种形式的公民的宣传！
你们嘲笑吧……即使对大自然，
即使它对人并无害处，
先生们，你们可嘲笑人们爱时髦，
嘲笑他们干谒趋附；
嘲笑人们坐着摇晃的马车

在宽阔的道路上奔驰……
可千万别去结交
那些狂呼乱叫的人！……

你们倒不如去描写漂亮的花花公子，
描写那些假仁义的人们，
但是只可作笼统的讥笑，
而别去触怒个人。
千万别涉及各种各样的揭露，
别涉及惩罚的举措，
也千万别涉及
所有最新的学说！……

(1863 年)

帕 尔 明

安 魂 曲

别对着战士的尸体悲啼
他们是挎着枪牺牲的，
别对他们读哀悼的诗句，
别用眼泪玷污他们的尸体！

死者不需要颂歌，也无需眼泪，
向他们真心诚意地致敬：
毫不畏惧地向着遗体迈步，
举起他们的旗帜继续前行！

在他们的思想引导下，与他们的
敌人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对可敬的战士的幽灵没有比这
更为神圣的追悼，更为真切的敬意！

（1865 年）

洛 曼

“真的，如果你来到海滩上”

真的，如果你来到海滩上，
那边海浪发出珍珠般的响声，
在那儿，仿佛无边无际的旷野一般，
你能够无拘无束地放情歌唱……
你能一通乱唱（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唱什么谁也听不清；
在那儿没人会去嘲笑唱歌的人；
因着没人会写诗去讽刺流水的声音！
如果你可以掌握音韵的游戏；
大海——徬徨；潮汐——洁白的羽翼……
你用不着去考虑有什么涵义，
唱这样的歌不需花多大的力气。
假使你唱得疲乏了，
你能够尽量倾听夜的柔和的颤音，
有很多优雅的、清静的、一点儿也不嘈杂的
新的乐趣等待你去感受；
你可以捡满一筐贝壳，
再将它们抛回到海里，
或者，也可以“喵——喵”地学着猫叫，
或者对着大海狂呼嬉戏！
可是这样的玩意儿你最好别
在刊物上公开发表：

人们难道不会将你的全部诗句
当成幼儿的咿呀学语？

(1861 年)

波格丹诺夫

木 棍 之 歌

我曾听说过很多故乡的歌曲，
人们歌唱，在忧愁或欢乐的时候。
可仅有一首歌牢牢地印在我心里，
那是劳动组合的工人们所唱的歌：
“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嗨！…… ”

人们做工，这劳动强度超过了他们的气力，
他们胸口发闷，颈背要折断似的……
不幸的人们喘着气，擦拭着脸上的汗水，
一边咳嗽，一边唱起了这木棍之歌：
“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嗨！…… ”

狡猾的英国人为了推进工作，
发明了各种机器绞车；
我们也会想点儿办法：稍稍感到忍受不了，
便会想起亲爱的木棍之歌：
“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嗨！……”

是的，木棍啊，人们对你相当相信，
所以常常将你怀念。

在需要齐心合力工作的时候，
就无法不将木棍之歌高唱：

“ 呜嗨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嗨嗨！
呜嗨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嗨嗨！
呜嗨！…… ”

这支歌我们很早以前就编好；
彼此来做工，手握木棍助威，
为了快速地打开通向欧洲的窗户，——
如雷的歌声响遍芬兰舰队：

“ 呜嗨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嗨嗨！
呜嗨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嗨嗨！
呜嗨！…… ”

窗户被打开了……这种无意识的力量
异常强大……由那时起大家开始重视
这股力量，而且对此感到害怕……

我们的祖先仅唱了下面的歌词：

“ 呜嗨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嗨嗨！
呜嗨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嗨嗨！
呜嗨！…… ”

然后由祖父到父亲，由父亲到儿子，
这支歌世代传唱；
事情稍有点不顺，我们就将木棍之歌高唱，
将它当成最可靠的手段：

“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嗨！…… ”

唉，何时才会让这支歌早点结束！
不唱木棍之歌事情也可办得顺利，
疲劳的人们在干重活的时候，
不需再单调地唱起：

“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唷嗨，白桦树的木棍啊，呜唷嗨！
呜嗨！…… ”

(1865 年)

魏因贝格

一个不知廉耻的人

当我父亲行将离开
 这个世界
 他留给我个深谙世故的
 谆谆教导：
 “我的儿子，别厌烦世上的
 所有东西，
 要拿取可以取得一切，
 不限于巨细。”
 从那之后我牢牢地记着
 这明智的嘱咐，
 我怀着温暖的感情对待
 一切事物。
 我不在高傲且无益的斗争中
 自寻烦恼，
 我能够将取得的东西
 尽量得到。
 我看到哪儿有双套鞋，
 比我的好，
 便将它取来，作为自己的，
 毫不羞愧。
 我看到一条优质的手帕，

就想去要。
谁可以拿得出钱，我
便不饶过他。
一次有人交给我一只
精美的戒指，
“要我将它送给一位高贵的战士”
我想，将这样精美的钻戒
交给别人，
我简直成了个书呆子，
多么愚笨。
如果别人，取他人之物
会觉得羞愧，
然而我不知道自尊，将东西占为已有。
似一只极乐鸟，我不懂播种，
只会收获，
仅记得一条有益的告诫，
颠扑不破：
“我的儿子，别厌倦世上的一切东西，
要拿取可以取得的一切，
不限于巨细。”

拉甫洛夫

青 春 之 歌

快乐！喧闹！这儿是年轻的生活，
你在构造自己的殿堂。
忘却了痛苦、贫困以及困难，
青年们在跳舞，歌唱。
说笑，廉价的葡萄酒
在杯子里泛着红光。
这儿是被驱逐的流亡者在庆贺节日……
我们将青春之歌纵情而唱：

“ 饥饿、寒冷、驱逐的苦难，
经年的牢狱生活，
不停歇的劳动，流浪的苦痛，
这一切我们都经历过。
明天我们还会平心静气地、默然地
将这一切苦难重尝。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想明天的苦难？
我们将青春之歌纵情而唱！

除夕！新年！我们在异地他乡
用欢呼来欢迎它们。
我们明白：它们会给予我们的跟现在一样，

它们不会为我们带来新生。
我们会为微薄的报酬而劳动，
整日整夜，到处流浪。
去它的吧，这所有的苦恼与磨难！
我们将青春之歌纵情而唱！

轻点！我们为远处的亲爱兄弟
默然地举杯祝愿。
他们在那儿挣扎，在那儿受折磨，
他们在暴君的统治下饱受痛苦。
我们全都准备进行残酷的战斗，
我们已然全副武装。
管它会怎样！在阴暗的命运面前，
我们将青春之歌纵情而唱。

我们欢乐地迎接，我们大胆地迎接
新诞生的一年！
我们会为弟兄们的共同事业而战斗，
为贫苦人民而奋勇直前！
倒下吧，旧的罪恶的偶像！
我们将让红旗迎风飘扬，
因为它是我们年轻世界里的神圣旗帜。
我们将青春之歌纵情而唱！

(1880 年)